

美欧关系的变化与趋势

□ 刘得手 / 文

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使法德等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关系一度趋冷，但 2005 年以来，随着德、英、法等欧洲大国领导人的换届，美欧关系开始转暖，这种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美欧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战后，法美关系就一直不太和谐，法国也一向以美国的“麻烦”盟友著称。特别是 2003 年，法、德等国在联合国阻止通过授权美英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在北约反对美国提出的在可能发生的伊拉克战争中由北约协防土耳其的提议，引发了北约自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法美关系更是跌入了低谷。2007 年 5 月，萨科齐政府上台执政后，致力于重筑法美两国的友谊。萨科齐总统本人毫不掩饰他的亲美立场，2007 年 11 月访美期间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多次表示，他“爱美国”。萨科齐政府执政以来的一系列外交举措的确印证了他的这一立场。在伊朗核问题上，萨科齐政府表明了较前希拉克政府更为强硬的政策。萨科齐总统声明，伊朗发展核计划是“不能接受的”。他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不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它将面临在一个有核弹的伊朗和轰炸伊朗之间做出抉择。”在北约问题上，萨科齐总统在重申发展欧洲防务能力的同时，呼吁与北约建立新型关系。他甚至暗示法国将重新加入北约一体化的军事指挥机构。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国新政府更是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07 年 8 月 19 日，法国外长库什内出其不意地访问了伊拉克，在这次访问中库什内外长表示，“伊拉克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法国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则正以期待甚至欣喜的目光注视着法国新政府的这些外交动向。

2005 年以来，大西洋两岸都在致力于修复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欧关系裂痕。法美关系的新变化正是这种努力之下的一个成果，较之于此前德美关系的升温，它已经算姗姗来迟了。2005 年 11 月上台的默克尔政府将改善对美关系作为其外交重点。2006 年 1 月，上任还不到两个月的默

克尔总理就访问了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她表达了强硬立场，以此显示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一致。2007 年，默克尔政府利用德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和 8 国集团主席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在包括伊朗、阿富汗、巴以和平、达尔富尔危机、科索沃的最终地位、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上的协调。

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积极与美国修好，美欧峰会、北约峰会的气氛也十分融洽。近两年，美国 - 欧盟峰会先后通过了《欧美执行知识产权行动战略》、《推进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框架协议》和《航空协定》等文件。北约反应部队（NRF）也已完成组建，具备了对潜在的安全威胁实施快速遏制和打击的能力。2006 年北约峰会还批准了《全面政治指导》政策文件，该文件为北约未来 10 至 15 年在能力、计划和情报等方面制定了工作重点。这一切意味着跨大西洋联盟已经走出了伊拉克战争的阴影，美欧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美欧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

客观地看待 2003 年初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北约危机有助于理解美欧关系的迅速修复。对于跨大西洋联盟而言，伊拉克问题只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问题。即便是在北约危机闹得沸沸扬扬之时，美欧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巴尔干等问题上的合作依然十分紧密。美欧关系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也有深刻的原因。

首先，北约危机催生了美欧和解、合作的政治意愿。从美国方面来看，冷战结束后，它所独享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特别是其无可匹敌的军事优势助长了它的自信和傲慢。主导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外交的新保守派认为，美国可以不必依赖盟国的力量而采取单独行动。但是，伊拉克战争及其所引发的北约危机使美欧双方都受到了深刻教训，美国方面看到，不依赖盟国的帮助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将会使其付出沉重代价；欧洲方面则看到，试图动员欧洲国家与美国的至关重要利益抗衡会严重危害欧盟，甚至

有可能使之解体。这场北约危机使美欧重新发现了对方,重新认识到它们彼此需要。北约秘书长私人办公室负责政策设计的主任杰米·谢伊宣称,对于跨大西洋关系重新回到正道上来,我们都感到高兴。他指出,北约就是跨大西洋联盟,它与欧盟不同,跨大西洋关系恶化,欧盟可以继续存在,而北约不能。他还透露说,在跨大西洋联盟因伊拉克问题而陷入危机之时,北约无所事事,而在美国重新“发现”多边主义、欧盟和北约的作用之后,仿佛一夜之间,美国就向北约提出了上百条计划、建议和想法,使北约参与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和、维持中东的稳定以及维护能源安全等行动中。

其次,共同价值观、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是美欧关系的深厚基础。尽管美欧在诸如枪支、死刑以及宗教等问题上的看法不同,但是,美欧都信奉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共同的价值观是维系跨大西洋联盟的纽带。美欧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亦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在北约危机期间,有些跨大西洋关系学者对美欧关系的前景做出了诸如“分裂”、“离婚”等悲观预测,但是,霍普金斯大学跨大西洋关系中心主任汉密尔顿博士则着眼于美欧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现实,他指出,“美欧关系不是分离,而是相撞”。欧盟与美国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据欧洲委员会2007年2月发表的报告,2005年美欧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58%,其双边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37%。包括产品和服务在内,美欧2004年的双边贸易价值约4200亿欧元,或相当于每天约11.5亿欧元。2000-2004年间,美欧相互投资的总额约为1.5万亿,共同为大西洋两岸创造就业机会1400万个。1998-2005年间,“美国在东欧的投资比在华投资多60%,相当于166亿美元比103亿美元,美国从欧洲吸引的外资占其外资总额的75%。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欧间的贸易、投资不仅未受北约危机的影响,反而继续保持增长,且过去5年是数十年来跨大西洋经济增长、繁荣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事实表明,尽管共同价值观和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不能使美欧避免分歧和冲突,但它们能使美欧避免在危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再次,共同的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挑战为跨大西洋同盟增添了活力。共同的安全威胁一向有助于加强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危机期间,即便是“麻烦的盟友”法国也总是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9·11事件后,美国和欧洲都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主要安全威胁。尽管

美欧在对付恐怖主义所应优先诉诸的手段上存在分歧,但双方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全球反恐、防扩散形势的严峻,特别是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使命和伊朗核问题都推动了美欧的合作而不是疏远。

俄罗斯是促使美欧靠拢的又一个因素。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受能源、间谍案、中亚、高加索国家颜色革命等问题的影响,美俄关系紧张加剧。2007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抨击美国在全球滥用武力,将美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了。目前,美欧俄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能源安全以及科索沃的未来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俄罗斯在这些问题上日趋强硬的态度使研究对俄关系的美欧学者不约而同地断言,“俄罗斯又回来了”。这种类似于“预警”的断言显然有助于推动美欧协调对俄关系立场。

应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是美欧决策层、学界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2005年初,受欧盟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刺激,美欧建立了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战略对话渠道。虽然美欧在如何看待中国快速发展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它们的对华政策也不同,但是,它们都认为中国未来的走向不确定,因此,都对华存在防范的心理。近年来,美欧不仅在民主、人权、法治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且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也对中国施加影响。目前,美欧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基本上还是“自行其是”,但是,应对中国快速发展显然已经是它们旨在加强协商、协调的一个议题。此外,环境变化、能源安全、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也是促进美欧合作的因素。

美欧关系变化的发展趋势

对于目前美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萨科齐政府时期法美关系、美欧关系的走向,大西洋两岸美欧关系学者的看法都较为谨慎。大多数学者认为,现在判断萨科齐政府会给法美关系、欧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还为时尚早。理由在于:

首先,萨科齐是一位法国民族主义者,他谋求的是法国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它的国际影响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正试图重获华盛顿的信任,以便开展与它的战略对话。而如果他感到法国的利益无法从谋求与美合作中得到满足,则他必然会改弦易辙。

其次,尽管法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上享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法国媒体、议会以及萨科齐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也不可小视。况且,法国外长库什内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

中心的演讲表明,法国新政府并没有放弃起前政府关于建立多极世界的主张。这种立场能否为美国,特别是其下届政府所接受仍有待观察。因此,对于亲美的萨科齐总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法美合作仍不能盲目乐观。

再次,鉴于法国的实力,萨科齐政府不可能放弃依靠提高欧盟的全球作用来提升法国国际地位的传统路线,而这种路线依赖于欧盟一体化的推进,尤其是法德密切合作。但目前法德关系已现不和谐的端倪,这不禁让人怀疑,萨科齐是否有能力从总体上推动美欧关系的改善。放眼欧盟,其成员国领导人可谓是走马灯似的更换,这边两位重视跨大西洋关系的领导人分别在德法两国上任,那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布莱尔却不得不提早辞去首相之职,换上了显然更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新首相戈登·布朗。跨大西洋关系的热度此升彼降,因此,不能指望某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更换就会给美欧关系带来重大改善。

总体上说,由于跨大西洋两岸普遍存在的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受到新安全威胁和全球性挑战的刺激,这种政治意愿会愈发强烈。因此,美欧加强合作的势头有望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继续保持。但是,这种合作仍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其一,美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欧盟是区域

(上接第10页)

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在重重困难中向前发展,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一种重要的平衡力量。

当然,欧洲的“战略均衡”是动态的,是在不断调整之中的。但其基准点是没有变化的,不会由于领导人更迭而迷失方向。

现代欧洲“均衡战略”是由美欧战略思维和战略目标的不同所决定的。美国战略目标是全球称霸。美国由冷战时期的“争霸”到冷战之后的“独霸”为其全球战略。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一直提出,美国是“一个具有全球利益的国家”,美国必须“领导世界”。欧洲则不同。欧洲没有“领导世界”的“野心”,欧洲主张世界和平与发展,以维护欧洲安全与发展为其战略目标。美国既然要“领导世界”,也就要求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控制具有重要国际战略地位的欧洲。而欧洲承认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发展,主张多极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单边主义”这个词是首先由欧洲人提出的),主张发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通过外交谈判协商解决国际和地区冲突。

欧洲的地缘政治也和美国不同。它东邻俄罗斯,南接

性国家集团,它的关注点在欧洲;而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战略利益是全球性的。与此相关,美欧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而欧盟国家又不愿为缩小这一差距付出努力。因此,当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利益而需要得到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时,欧盟及其许多成员国由于缺乏所谓的全球视野和实力而不能向美国提供它所希望获得的帮助。这势必会导致美国对欧盟的轻视,从而损害美欧之间的协调、协作。其二,一方面,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在形成之中,这显然不利于美欧进行更有效的协商、协调;另一方面,由于担心一个强大的一体化的欧盟会构成抗衡美国实力的力量,美国对于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欧洲建立自己的防务力量,仍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显然也会损害美欧关系,不利于美欧合作。

总之,美欧关系的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美国下一届政府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关系的互动、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发展、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伊朗核问题的前景、如何处理对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等都是进行这种观察的有利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栋)

北非,中东是它的侧翼。维护其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也是它战略利益所要求的。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同时以“反恐”为名推行霸权主义。欧洲既同美国一起联合反恐,同时又同美国的战争政策划清界限。首先是法德,接着意西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过激反恐造成欧洲面临更多的恐怖袭击。事实证明,法德等国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策是正确的。欧洲国家新领导人没有理由现在为了向美国示好而对当时的正确做法表示后悔,也没有理由为此对他们的前任说三道四。如果美国执意要出兵打伊朗,“老欧洲”也未必会为美国利益而火中取栗。

西方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和欧洲,一个是火星一个是水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过分,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的。从战略眼光看,欧洲只有作为多极化均衡力量的一极才有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机会。从美欧战略关系来说,“跨大西洋联盟”既不会破裂,也不是铁板一块。■

(作者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万镇)